



河西犁

□ 王强

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村里人或许不会羡慕谁家的大瓦房,但是如果谁家有一副好犁铧,再要是养上一对好黄牛,在春耕的日子里,犁地时套上两头牛,扶着犁,吆喝悠远,来回穿梭于天地间,才是人人羡慕的。

藏蔬可御冬

□ 姚秦川

立冬以后,父亲便开始忙碌起来。那几天,他都在做同一件事:将那些生长了一个秋天的萝卜,一个个从泥土里拔出来,整齐地排列在田间地头。

那些浸润着泥土香味的萝卜,大多长相饱满,粗壮,厚实,白里带青。在萝卜挺拔翠绿的叶子上面,还沾着几滴可爱的小露珠,它们顺着叶子的纹路,一路向下,跳动着,翻滚着,最后滴落在泥土当中。

拔萝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扎根很深,拔出来并不容易。所以,在做这件事情时,父亲喜欢在某一个带霜的早晨,或是刚刚下过一场冷雨的午后,这时的土地潮湿绵软,拔起来毫不费力。父亲一个人,也不需要我们给他当下手,从早挖到晚,最后,一个四四方方、不深不浅的窖藏坑便挖好了。然后,便是将萝卜一个一个搬运到那个大坑里。这时,我们全家同时上阵,有的提筐,有的端盆,将那些萝卜送到父亲的身旁。父亲会将萝卜按大小个排队,头朝下根朝上,将它们簇拥在一起。

待所有的萝卜全拔出来之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便是在地里挖一方窖坑,将那些萝卜埋到土里。土坑不能挖得太深,也不能挖得太浅。太深,取出来时不太容易;太浅,萝卜则容易被冻坏。父亲一个人,也不需要我们给他当下手,从早挖到晚,最后,一个四四方方、不深不浅的窖藏坑便挖好了。然后,便是将萝卜一个一个搬运到那个大坑里。这时,我们全家同时上阵,有的提筐,有的端盆,将那些萝卜送到父亲的身旁。父亲会将萝卜按大小个排队,头朝下根朝上,将它们簇拥在一起。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方里耕地还是二牛抬杠,使用的犁铧称“老犁”,由犁辕、犁把、木犁、犁铧四部分组成。我们家种地犁地时,就使用这样的一把老犁,犁铧都是村里赵二爷用榆木打造的。我们家有大头黑牛,再套上邻居家的大黄牛,两头牛犁地时,牛走在前面,人走在后面扶着犁铧,引得路过的农人纷纷驻足观望。

我们老家有句俗语,在你最得意的时候,也一定要更加小心。我记得,当时地边上长着一排排白杨树,白杨的树根系十分发达,尤其是侧根系覆盖面积大,但又埋深,距离表土也就二三十公分。有一次春耕,我扶着犁铧在后面走着,突然犁尖套在伸展到地里的树根上,生铁犁尖套在树根上脆生生断成两截,我只好骑着自行车到乡上供销社去买一副新犁尖。

犁铧在农村种地的重要性,那时候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犁铧,一块地人出多少力气和时间才能种上。因此,制造一件上好的犁铧是需要很多工序的。做犁头是一个技术性活,打磨木头时偏了,就影响到它的使用效果。我们村里的苗木匠做犁头最拿手,他做的犁头和买来的犁尖配套,做好的犁铧肯下地,犁起地来扶着舒服。周围其他村的乡亲们让苗木匠做犁头,一到春天,几十里外的乡亲们赶着牛车,拉着榆木来做犁头。

后来,一些农具修造厂研制了一种新式犁铧,犁把是木制的,犁杆犁尖都是铁制的,这种犁铧好处是经久耐用,再有劲的牛也拉不坏。而且,它的犁头可以转向,犁起地来比老犁轻松,我们也叫“转头犁”,老犁就逐渐淡出农人的视野。

2000年之后,我们农村机械化程度逐步提高,家家户户购买了手扶拖拉机。二牛抬杠,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了,大型拖拉机带着四张犁铧穿梭在天地间,成了人人羡慕的新工具。



待所有的萝卜全都摆放好后,再将先前挖出的土进行回填。最后,再在土面覆盖上早已风干的玉米杆,这项工程才算大功告成。这一土坑里的所有萝卜,是全家人过冬时可食用的蔬菜之一。

种萝卜和挖土坑是父亲的活,而用萝卜做菜,则是母亲主要的任务。我总觉得,这项任务比起父亲的那些体力活,更加考验一个人的本领。因为,每天拿萝卜做菜,而且还不能经常重复。

母亲,显然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人。虽然在做法上,母亲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她会经常别出心裁地给萝卜中加入一些辅料,比如一根香葱或两棵香菜;又或者一筷头香油或半勺油泼辣子。千万别小看了这些辅料,它们经常会让平淡无奇的萝卜吃起来别具一番滋味。

有一次,读到梁实秋写的《萝卜汤的启示》:“揭开瓦钵盖,热气冒三丈,每人舀一小碗。嗯,真好吃,排骨酥烂而未成渣,萝卜煮透而未变泥,汤呢?热、浓、香、稠。”看来,人们对萝卜喜欢得紧。

陆游在《书壁二首其二》中曰:“炊粟犹支日,藏蔬可御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储一窖萝卜过冬,如板桥先生那样,“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也不失一种风雅和美味。

鱼肚白

□ 刘恒菊

鱼肚白就是鱼肚子那样的颜色,白里略带青。在写作中,“鱼肚白”多用来描绘黎明时分的东方天空的颜色。

想见到鱼肚白,是不能睡懒觉的。鱼肚白是在太阳未出之前才出现的。正如柳青在《创业史》中写的那样:“在太阳从黄堡镇那边的东原上升起来以前,东方首先发出了鱼肚白。”

我第一次听到鱼肚白这个词,是在儿时的一个黎明。当时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就听母亲唤我起床读书。我想赖床不起,母亲就说:“东方都出现鱼肚白了,还不起来读书吗?”从此,我记住了鱼肚白这种颜色。早晨要能见到鱼肚白的天空,赶在太阳出来之前起床读书或做事,成了我多年以来的习惯。

黎明时分,笼罩大地的夜幕在悄悄撤退,东方的天空最先出现一抹白色,给残存的夜幕撕开了一道再不会愈合的口子,这口子越来越大,白里带青的鱼肚白就逐渐占领东方天空。苏轼在《前赤壁赋》中用到的词语“东方既白”,人们一般都喜欢解释为东方出现了鱼肚白。鱼肚白基本上是黎明前专属的一种白色。

中学读书时,学校离家很远。天未亮时,我就要背着书包出发。走着走着东方就露出鱼肚白。那种白色,是在宣告黑夜彻底败退,光明将再次重回人间。鱼肚白在天空维持的时间很短,鱼肚白是在给太阳的出场拉开一道白里带青的序幕,呈现在天宇的是一种短暂的开启之美。稍后,太阳露面,鱼肚白之美就踪迹皆无。就像冰心在《寄小读者》写的那样:“这颜色须臾万变,而银灰,而鱼肚白,倏忽间又转成灿烂的黄金。”

上班之后,我每天依然起来很早。我深信民谚所说:“早起三光,迟起三慌”。意思是说早晨起得早许多事情都办得妥当,起得迟许多事情办得忙乱。我在心里给自己定的标准,就是晴朗的早晨一定要能见到天空的鱼肚白。晴好的日子里,我迎着鱼肚白出发去上班,走着走着,鱼肚白不见了,阳光就洒遍大地。到校之后,我在办公室里烧好茶水,然后打开教室的门,等待学生的到来。

有一次,我深深体会到,能见到鱼肚白,真是无比幸福的事情。

那天夜里,我忽然肚疼,是那种如刀绞般的疼。我们打车到了医院后,急诊医生诊断为尿道结石,然后用机器体外碎石。折腾了大半夜,碎石后,疼痛消失。当走出医院的大门,迎面看到东方天空正出现迷人的鱼肚白,我的心里立刻升腾起无比幸福的感觉,我又能拥有崭新的一天了。我爱珍贵的鱼肚白!

如果要选择一种颜色来代表希望,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鱼肚白。

去乡野坐坐

□ 游黄河

摩诘居士喜欢在山野间四处走走。他坐在地头,看远山那一抹黛雨,穿过漠漠的水稻田,云飞雾驾而来,那白鹭,那黄鹂,还有憨态可掬飞跳着的小麻雀,都是木槿花后的一种点缀。

王摩诘也有一块菜园子。就在院子里。他从山上砍来一些柴禾,编织了一圈篱笆。篱笆边有菊,有木槿,还有一棵葡萄。他坐在院子里,禅意十分。“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

一个人的心里有了苍苔色,你不管坐在山间还是田间地头,你不就和庄稼一起拔节,一起抽穗,一起扬花,一起结果吗?

摩诘居士,亲手做了一个柴扉,半开半关的柴扉,在荡荡的野草里,淡了它的青绿,散了它的汗水,消散了它的惆怅。当一根柴,从山上砍下来,成了柴扉,它就是小院里的寂寞看守。“日暮掩柴扉”,“寂寞掩柴扉”。顺手一带,整个世界都藏心里了。

“依依柴门外”,穿着长袍的王维,在望什么呢。是远处的一块坡地,还是对面山上的那白云。白云藏到哪里去了,或者他只想听听那山风,看看山间的明月,听听溪水的声音?对了,他喜欢听山溪泉水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那山溪带叶归带月归的美景,是最美的一种意境。



去北方听雪

最好,子夜或凌晨,独自进入北方的腹地,与一场苦苦等待的盛大舞蹈相聚你漫步,她的裙摆轻轻触碰你你伫立,她脉脉为你披上薄纱。此刻

世界唯雪花圣洁歌唱,一股力量凌空流淌只有此刻,你才放下自己的老年,中年,青年,少年回到雪一样的童年,赤子之时沐浴父亲的背上,母亲的怀里

只有此刻,那些有点声音就吼的狗异常平静老黄牛反刍的声音震耳欲聋。而你,仿佛耸立天地,游目万物,纵览古今之间眼前晶亮的,幽地闪烁的,耳力不及处的秘密,也在静籁聆听你海底的隐秘

而这些秘密,每个人还会藏在太阳升起后,在欢声笑语中堆起的一个又一个沉默的思想者——雪人儿身上 (马宽明)

老宅

四合院里的老宅与水为邻翠竹衬托起中式美学像一位沧桑的老人藏着很多古老的故事和传说把忧愁写满脸膛最害怕的是台风的侵袭

四合院里的老宅几经百年的风雨流转终于功德圆满丝丝缕缕搁浅在记忆的春天里在声声呐喊中缴械投降把安身的土地奉献给了新房 (梁西平)

冬至,母亲看雪

塬上的白茫茫是一朵又一朵耀眼光花盛开蓬勃着晶莹的表情用洋洋洒洒的漂泊完成了绽放这是午后雪花似母亲的白发温软如绸是呀多年前的母亲白纸糊过窗棂的画眉在窗牙的笑容里沐浴口里响响有声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炉火的红与白相映眺望中幸福如莲 (毛韶子)

雾里故乡

任你把故乡蒙上朦胧的面纱院子里的柿子树总会为我挂起灯笼家的旧址早已被纳进鞋底密集的篱笆露出时光的刻度背井离乡,久久未归我被罚站在老屋旧院之外一阵犬吠喝止了我的响叩还得用生锈的乳名打开柴扉

这些缥缈的雾啊就是故土上的炊烟而我的青埂乡愁被一畦一畦地排列在屋顶之上如同屋那几只白鸽以为拥有一双翅膀就能在雾中突围盘旋数圈后又回到了原点 (刘 强)

乡土时光

在村庄的脉络里,时光缓慢,田埂是大地写下的诗行。农舍的烟囱,吐出淡蓝的梦想,飘进那片,棉花糖般的夕阳。

老井的水桶,打捞起岁月的清凉,吱呀声中,摇落星辰的微光。村头的老槐,守望看轮回的四季,斑驳的树干,刻满故事的沧桑。 (刘 权)

酝酿

天空飘来雪花冬至带着寒冷到来

枯枝在风中讲述故事大地静待牛铃响起炉火旁酝酿着农事屋内升腾温馨感慨

火苗舔舐壶底罐罐茶溢出来安排 (李想平)

冬日飞雪

大雁飞过,黄叶飞落乱云飞渡,雪花飞舞飞,是一季接一季的语言在空中,在田野,在家园被数不清的过客传诵,演绎

父亲的那把镰刀,被岁月磨得飞快大把大把的日子,像稻谷,像麦穗被齐刷刷地收割,被阳光镀上一层层金灿灿的喜悦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于父亲收的是地气,藏的是底气积雪覆盖大地阡陌迷失了自己炊烟袅袅,走街串巷用慢飞的姿势,带来乡愁之味和蒸蒸日上消息 (范俊强)



一株老枣树

□ 孔伟建

老家院子里,原来有四棵枣树。弟弟结婚那年,因翻盖房子,去了三棵,只剩一棵。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二十多年来,这棵枣树就这样孤单地坚守在这方院落。我想,它或许早已习惯了这种孤单。

我每次回家,母亲总爱说,这棵树是她嫁过来后栽的,五十多年了,真快啊!

五十多年来,这棵树粗犷生长。我想,它的根须肯定早已深扎,在幽深的地下接着所谓的地气,深厚凝重的地气,无法言说的神秘地气。

只是,这棵树近年来开始走下坡路,逐渐呈现老态了。不知何年,主干已枯死,又新发了几根枝丫,旁逸斜出,每年只是疯长些叶子,不怎么挂果。

历经五十多年的风霜雨雪,灰褐色的树皮也越来越粗糙了,长了牙齿一般,让人望而生畏,不敢上手。

想想几十年来,这棵树每年都守着春信,按时开花。那种细小的、密密匝匝的、平淡无奇、其貌不扬的花开得铺天盖地一般,总会引来嗡嗡嗡嗡的蜂蝶,然后会结很多枣子,藏在枝叶之间,孩子般慢慢长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曾经的苍翠沉浸在明媚的阳光和适时的雨露之中,无数明亮的叶子,仿佛打了蜡一样光滑,微风翻动着它们。喜鹊、麻雀、燕子,还有很多不知名的鸟儿展开光滑的翅膀在阳光下飞翔,累了就在这棵树上歇歇脚,然后会有星星点点的鸟糞落在枝叶或地上。

这枣子又大又脆,水灵灵的,青红相间,艺术品一般。丰收时节,乡里乡邻多有好吃者,常来我家,在树下仰望一番,然后随手拿起竹竿,瞅准挂果多的地方,打上几竿子,那红枣儿连同叶子一起纷纷落地,人们捡起来在衣服上蹭去灰尘,便直接放入嘴里轻咬,枣香盈口。我一直非常喜欢吃这棵树结的枣子,那种味道和记忆深入骨髓。参加工作后,每年枣子丰收,家人总会想方设法给我带点。有时是鲜枣,有时带点熟枣。生枣入口爽脆,味道如一。熟枣软糯香甜,可慰乡愁。

熟得好的枣子,通体枣红,落地便会摔出些裂隙,让人想起精美瓷器上那些细若游丝的冰纹。枣红,我真佩服最初发明这词的人。的确,枣子的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红,那是一种丰收的红色,是经过时间洗礼的红色,是充满喜庆色彩的红色,是充满甜蜜的颜色。

我在老家的那些年,一直跟这棵树相伴,它是家里的日历。

枣芽发,种棉花。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晒半干。庄户人总能从草木之中捕捉到季节变化。每年大雪后,我总忘不了围着枣树堆一大堆雪,让凛冽的雪花滋润它。每年除夕,我总忘不了将烟花对准枝干喷射一番,让它体会火树银花的含义,告诉它人间又是一年。

如今,我参加工作也三十年多年了,已逾知天命之年。几十年里,我听说过、见证过多少人和多少故事啊。来来去去,生老病死。

每个人都有故事,每棵树都是生命。这棵树与我,都在这世间经历风吹雨打,不同的是,一动与一静,相同的是都在自己的时光里一天天老去,青春一点点消散。

今年中秋节前,家人又给我带来些枣子,说:这树一年不如一年了,今年结的果子又比去年少。我听了默默许愿,但愿这棵树平安,能多伴我些时日。